

文韵周刊 / 钱塘江

千秋共此光

■ 魏江

白驹过隙，又是中秋。今夜无眠，三载文华回眸。

墨色沉入钱塘，偌大校园似乎只属我一人，难得清静。不时远眺天际，潮涌难和月明，便不再搜求那片已然消逝的光，只等皎洁清明。中秋是大潮之日，潮信在遥远的人海口酝酿，而此间世界，只剩下风，带着水汽与微咸，叩打着办公室的窗。我本想关掉宽大工作室里那盏刺眼的日光灯，想回归老和山下逼仄博士楼里那盏暖心的台灯。曾经，那台灯的光晕在桌面上圈出一隅，觉得是一座孤岛，在静谧黑夜中伴我浮想。

案头，是永远敲不完的键盘。摊开的屏角在昏黄光线下，仿佛故乡山梁的剪影，无限延伸，永无尽头。正是这隐月之中秋，视线无从寄托，反而让内心那面镜台，被记忆与思绪擦拭得愈发清亮。

孩童时的月，是从小山坳里升起的母亲唠叨、晴朗美好。

那时的月，不似而今这般娇羞难觅，没有下雨的日子，她总是饱满澄澈地悬在溢满无垠的旷野，像被山泉反复浣洗过的玉盘。鸟鸣山更幽，虫语月更静，她总是轻柔婀娜地抚平白日的灼伤。母亲时常会在小院中点上三支清香，让袅袅烟气传递她的挂念，请月亮婆婆带上保佑，用她此生不需复刻的乡音，为远行游子祈安。此时，父亲会点上一支烟，沉默着，把身影嵌在门框里，手上的微火是地上唯一的星。

其实，上大学之前我对中秋是没有特别感觉的，等我上了大学才醒悟，中秋是特为外出游子而臆造的故事。这



黄坛那些事儿

■ 浦子

黄坛是个山区镇，在浙江宁海县，其崇山峻岭的地形地貌被称为浙东的小西藏。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有些意思。

香榧

一推开窗户，榧坑村的胡大爷就被呛了一下。这也是奇了，他上几天听山外的来客说，这里氧气多，他们会醉氧。他挑着已经晾干的生香榧出门，到村西头的香榧大户去，对方打来电话，说是帮助他将今年产的香榧成品加工成“开口笑”。

嘿，一个邻居笑着说，这样一个小气鬼，能够为你做“开口笑”？胡大爷也不置可否，继续朝前走去，心里却结了一个疙瘩，心想不会吧，山里人人气高，容不得别人小看了。

离家不远处就是那棵榧树王，它立在这里上千年了，果实虽然可以吃，却是涩涩的难以下口。它结果二十年，长成二十年，成熟二十年。榧坑的名字叫了几百年，可是榧从来没有带给村里人什么财富。

直到三十几年前，县里的镇里的干部从远方的诸暨买来了香榧苗，免费分给榧坑农户栽培。由此，榧坑原来的榧叫木榧，引进的新品种称为香榧，十年就可结果。胡大爷家保守一些，只种了几亩，胆大的农户种了几十亩。他哪里知道，黄坛镇双峰片的11个行政村种有香榧树52万余株，面积达1.5万余亩，2024年产出260万斤香榧青果，制成果干约52万斤，产值超6240万元，占山区农民总收入的70%以上。

他挑去的生榧很快被抬进加工间，那香榧全被加工成“开口笑”，就是在炒熟的香榧上用激光割开一条缝如香榧开口一般，让老人和孩子食用时不再那样费劲。可不要小看这个口，起码让香榧的销售价提高了二成以上。

临别时，胡大爷请在当年同伴的孙子耳朵旁说了一句悄悄话。

哈哈，那孙子笑了起来，说，公哎，我以前为什么小气？以前都在大山里，现在与外部世界见识多了，才大气起来了呢。

一天，我也从被要求思念故乡，到最思念乡下。记忆中的中秋，满脑子都是挂在很远地方的那个月亮，那个月亮里的一棵树，树底下母亲的唠叨。其实，我最多的思念还是农村晴朗的月光，皎洁透亮，映照出家门口黛色山梁上的树影，将松树化作守望的哨兵，照亮了池塘边悄然立立的白鹅，为它们披上朦胧的轻纱，还有那倾泻进田畈中田田水塘的波光，照出俄而跃动的草鱼，便觉是天与地在这片水光中欣然相拥，再无间隙。人坐在蒲扇摇出的微风里，觉得自己也成了这片浑然天地的一部分，孩童时光，虽贫穷却幸福，虽简单却丰盈，该是明月蕴含的美好。

长大时的月，是从闹市区寻觅的散享孤守、书卷美好。

江面的月，被水波揉碎了又拼起，清冷而孤独。自17岁离家到江城读书，中秋节才成为我记忆中的节日。每到中秋，我便情不自禁地思念乡下老家，那里的树影、白鹅和波光，或许是因为到了城里，再也见不到清朗皎洁的月光，再也见不到清澈如许的人心，再也看不到天地合一的晴朗。如此思念，几乎年年如是，有的年份敏感一些，有的年份麻木一些，有的年份孤单一些，有的年份洒脱一些，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孤单的，这是我的性格使然，抑或是被“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牵引，这天不舍于与别人共聚，更愿意写写文字或在路上走走，概因如此，或多或少心里会酸酸的。青春的豪情与现实的迷茫，如同脚下冲撞的暗流，在破碎的月光里品味异乡异客的诗意。

再后来我回到了杭州西子湖畔攻读博士，自此，便守在湖边玉泉和港湾紫金三十载。西湖的月，是入了画的，她悬于保俶塔尖，沉于三潭孔内，被无数诗句吟咏，被万千灯火衬着，精致而雍容。我在湖边的校园里，从青涩学子成长为人之师表。湖边的月滋养着书卷，在“夜阑风静縠纹平”时，书卷沉淀对人文的执着和对世界的思索。那江城的月在时光的坚持中，慢慢涵育出一份温润的光晕。独行于白堤之上，踟躕于启真之滨，看水中月影荡漾，激起层层涟漪如许，诚如2014年中秋月所写：

渔家傲
孤坐楼前半缕烟，独待玉蟾鸣天线，更期紫珠洒银盘。寒露逼，始觉嫦娥不复现。
儿时桂下窃私语，今宵高楼觅星点，唯见晕黄缀街边。问谁人，明月何时还窗前？

而今的月，是在潮起处吟唱的铁板行歌、我心美好。

三年前，命运之舟载我于平静湖面，溯流而至钱塘江畔的财经饕府。角色的转换，深沉而醇厚，从舒适的湖风熏人拂面，来到澎湃的江风凛冽冲刷，自此，我不再仅是知识传承者与阐释者，更是原野守望者和勇毅者。钱江的月，从此不同。潜心守文华，月色抵学涯，千日一转瞬，青丝影华发。此去三载，每日被工作充塞，不可谓不呕心沥血。岁月变迁，时代重构，直面年岁之沉醉，青葱之沉迷，激情之沉沦，心与不甘，时感孤独。许多个深夜，如同今夜，走在空无一人的校园，月光难得相印窗棂透出的明亮，唯静静地陪我数着脚步，似乎与天际的寒星默默对话。一种

前所未有的孤独悄上心头，正如东坡所写“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于是，在2023年9月29日，便写了这样的句子：

江城子·中秋
知非清月此徜徉，微云淡，独思量。悠悠孤雁，过尽数山岗。竟问几时将还乡，寒江水，凝白霜。
昨日踟躕钱江畔，枝桠乱，鹊鸣伤。举头无言，忽闻桂花香。不知吴刚隐何处，明月夜，独自望。
独自面对内心的潮汐，该是将“尽志而无悔”作为今日之月，照耀未来之光？诚以是，孤独并非源于无人相伴的灵魂，而是源于如临如履的清醒。邀钱江之月，拜同行之情，在无月之中秋，我忽然获得了一种了悟——何必执着于寻找天际那一轮圆月？既然是中秋，圆月必存于斯！此生之使命，不正是这片崭新的土地？我幸能与共鸣者同行，赋我以能，助我以力，驱我奔跑于理想，路虽远，行则将至。2025年10月6日又是中秋，虽不见，本纯洁，便觉着与茫茫大地相辉映，明月伴清心。

重回案前，用键盘敲下那时空交错的文字，化作阡陌与渠圳，那月下耕者，该以理念责任为手中犁铧，以人心未来为脚下风火。月亮圆缺是天道，人事成败乃常态，内心光明是从故乡带出的唯一行囊，是穿越四十年而不屈的本真。窗外的墨色似在淡去，东方或许即将泛起微明。潮水终将涌来，携着它固有的节奏与力量；而我仍将坚守，做这江畔最沉默的守望者。以我心为月，清辉自照。

月魄在人心，千秋共此光。



它们飞，任它们叫，任它们闹。

电竞

金家岙村做得更绝，干部们创了一个村IP，让这个极其偏僻的村庄成为当下青年的网红打卡点。他们的目标是打造“浙江电竞第一村”。

姜道火，62岁，和妻子在宁海县城开早餐店，以汤包出名。吴春香，64岁，在家务农，却做得一手地道麦饼，人见人爱。汤包和麦饼都是浙东的特色美食。

姜道火的妻子在汤包刚蒸好时喊：“汤包出笼！哒哒烫来！”

这是习惯，可这时她不在县城的早餐店，而是在自己的村上露营草坪上。听了她的事迹赶紧买的不是县城的居民，而是一个陌生年轻的脸上能够掐出水的外地人。他们是来参加电竞赛的选手，来自全国各地。

2024年，村里就与腾讯携手，成功举办第十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线下海选赛，正式成为了腾讯王者荣耀海选赛的站点。这种竞赛一般都在城市举办，而在乡村的这次比赛，直接破圈，吸引了泼天流量。

这可是中国乡村少见的。村里要来这么多外地客人，几天前她就在准备了。用了上好的麦粉，早上起来很早就乡村特有的陶瓷酱坛上揉好面团，在租用的草坪摊位上，她把面先揉成长条，然后掰成一小团一小团，再将小团揉成圆球，用特殊的麦饼杖擀成薄饼，最后用麦饼杖挑着一甩就贴在了已经发烫的平底锅上，在麦饼熟起的过程，她已经将另一只麦饼擀成了。

马上来两三个年轻人，站在一旁，不买，专看她的手艺，啧啧，这比我们的王者荣耀难玩多啦。一边的人听了不住地点头。点头间，将已经做好的七八只麦饼全买走了。

吴春香不知道，村里以腾讯王者荣耀电竞赛事IP为起点，推出“隐游年度争霸赛”，有了一个“月度擂台赛—季度争霸赛—年度冠军赛”三级赛事体系。每月赛事吸引近18支战队（含新疆、河南等多地选手）参赛，带动3000多次城市消费力进入乡村场域，“隐游”直播线上观赛每月超3万人次。

心香

又闻故园稻米香

■ 陈汉忠

又到稻菽飘香时，妹妹从乡下给我捎来两袋新碾的稻米，说是自家里地产的，让我尝尝新。于是，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又闻到久违的故园稻香了。

我的故乡江海平原，自宋元时期成陆以来，便与稻作结下不解之缘。据《海门县志》载“潮汐所至，斥卤之地，渐成膏壤”，先民们以苇草围田，引淡水洗盐，在咸湿的滩涂上开辟出最初的稻田。进入近代，乡贤张謇在故乡兴修水利，推广“棉垦兼稻作”的革新，从此江风海韵中又飘出了稻米的芳香。只是囿于盐碱地的桎梏和耕作培管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导致水稻亩产偏低，稻米难以成为乡亲们餐桌上的主食。

在岁月的长河中，水稻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历史的灿烂星空中。饭香与渔歌交织成最早的“鱼米之乡”。至唐宋，稻米渐成盛世的底色。张演笔下的鹅湖山下，稻梁丰硕，肥美无比，“稻梁肥”与“醉人归”叠影，勾勒出唐代乡村的丰饶；辛弃疾夜行黄沙岭，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诗句，将丰收在望的喜悦凝练成永恒的田园牧歌。而身处乱世的陆游却借“万里秋风菰菜老，一川明月稻花香”，企盼起伏的稻浪，能抚平山河的褶皱。宋时的苏轼谪居黄州时，以麦饭杂豆创“二红饭”，在困顿中咀嚼出稻麦的甘美。至于曹丕，他在《上留田行》中披露，“富人食稻粱，贫子食糟糠”，将稻米化作社会裂痕的隐喻，道出了古代农业的脆弱。到了近现代，中国水稻发展迎来了一位伟大的开拓者——袁隆平。他的梦想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为中国人端稳手中的饭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我的记忆中，故园水稻最兴盛的时期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乡亲们习惯种植两季，主粮为玉米和元麦，但不知为什么，田里收获的粮食总是填不饱肚子。我所在的大队支书杨允生在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听农科所专家讲述改种三熟制的设想时，他的心被撩拨了，何不试一试呢，增加一季晚稻，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改善了主食结构。

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村第一个吃“螃蟹”，可这“螃蟹”并不好吃，先是干部队伍有分歧，接着社员群众也不看好。海门地区农民，从田祖陈朝玉溯江北上，撒下第一颗种子，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突然要改变这百年规矩，没人吭声才是不正常的。他把大小队干部集中在大队部开会，会场上支了块大黑板，把“三熟制”的分类、品种、茬口、播种时间、转换日期——制成方块图，还把目前推广的早熟品种生长

湖西之炊

■ 吕纯儿

一天黄昏，我走进了湖西上山文化发掘现场临时搭建的工作房。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红褐色的陶片，一位年轻的女子在修复一个陶罐，修复工作从罐口到罐尾，已近尾声，但陶罐怎么也放不平。这位女子恍然——它站立的地方只在灶台上，是为烧饭的陶釜。

湖西的地理位置在永康城西南角，是城市的一部分。泥土的表层，是眼下繁华城市的一角。土地是时光的魔法师，把同一个空间不同时间的故事一层层有序地叠放在一起。

想来，先人们在使用陶釜前，会用石头拼凑成支架，或者起一个灶台，陶釜在支架或灶台上被稳稳地固定在空中，柴火在底下熊熊燃烧，水舀进罐里，稻米投进罐里，空气中很快弥漫着米饭的香味。远古的炊烟，就这样点起来了。

炊烟每日袅袅升起，先人们投入罐中的，除了稻米，应该还有从地里挖来的各种各样的野菜，从山中打来的野兽的肉……陶罐里每天变换着各种食物的组合，散发出不同的诱人香味。

我一直对炊烟怀有深深的敬意。那是生命的迹象，成长与繁衍的迹象，更是文明的迹象。

这个陶釜，就是远古的锅。无论我们眼下的锅怎么改良，换成怎样的材质，增加了什么功能，都没有逃脱先人们在远古时期的创造：口大、壁薄、底圆。

那个陶釜取水的河流是怎样的河流呢？那一片宽阔河滩过去，就是一片平坦的田地，稻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只留下一个个禾桩，记录着一个季节的收获。

天数、预计产量、所需肥料、劳力投入等全部标注得清清楚楚。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大家服气了，毕竟多打粮食吃饱肚皮是硬道理。

干部思想通了，群众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但种子播下并不等于收获，尤其是水稻，从开田、插秧到灌溉、施肥，乡亲们都缺乏田间管理经验，而且水田需要天天灌水，八个生产队八套机械设备，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老支书已成竹在胸。早在召开干部会议之前，他已带着技术人员在横穿全大队的横河两岸转了好几圈，一个宏伟的计划已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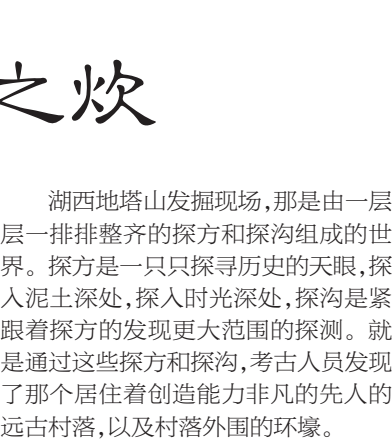
距育秧还有好几个月，他就发起一场修筑大队主干渠的大会战，男女老少齐上阵，老支书身先士卒，光着膀子奋战在工地上。很快，沿横河两岸筑起了约2公里长的主干水渠，再由各生产队依据各自田块修筑分水渠。总供水由位于大队中心位置的机房负责，两台口径12寸的水泵足以承担重任。这一年，全村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0%多。

有了我们村加种一熟水稻成功的尝使，很快经验得到推广，短短几年间，全县所有农村生产大队几乎都种植了水稻。秋收时节，海门大地稻浪翻滚，金谷飘香，海门人终于吃上了自己种植的稻米。隔壁老舅在饭桌上调侃，这样又香又黏的大米饭，没菜也能吃上三大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军离开了故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稻种植慢慢萎缩。前些年探亲回乡，难得再见到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水田了。虽说乡亲们吃米的问题早已解决，但心里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不舍。

好在近年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规模型家庭农场给水稻种植带来了希望。儿时伙伴龚南中流转了横河北乡亲们的责任田，种植稻米成了他的第一选择。他从省里、市里请来顶级的农业专家，对土壤作了透彻的化验和分析，对田块两侧污染了的河沟清淤改造。为确保稻米的优质可口，种植时一次性下足以菜饼饼屑为主的基肥，整个生长期不使用化肥，进入扬花期后不再喷洒农药。果然，他们当年种下的稻米喜获丰收。他们生产的“南梗46”生态米颗粒饱满，色泽光亮，煮出来的米饭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被誉为“最好吃的大米”。

是的，故园的田野里，再次飘荡起稻米的芬芳，当我在古城南京捧起装着家乡大米的饭碗，它不仅是遥远的乡愁，更是一条贯穿万年的文明长河——从井头山的潮声到苏东坡的麦饭，从曹丕的诘问到袁隆平的禾下梦，每一粒米都是历史的结晶，每一缕香皆蕴含着华夏文化的基因。



湖西地塔山发掘现场，那是由一层层一排排整齐的探方和探沟组成的世界。探方是一只只探寻历史的天眼，探入泥土深处，探入时光深处，探沟是紧跟着探方的发现更大范围的探测。就是通过这些探方和探沟，考古人员发现了那个居住着创造能力非凡的先人的远古村落，以及村落外围的环壕。

是的，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上山文化中唯一的双环壕。有些环壕中间还有台地，有红烧土堆积、器物坑等遗迹。

没有人知道，在远去的8000年时间里，这个远古的村庄有过怎样缭绕的烟火。我向考古现场的探方内探望，我似乎从它截面的土层里，找到烟火之后留下的灰烬。灰烬虽然柔软、轻盈，但它有着不腐之身，而对于文明来说，它是创造的全过程。

这探方旁的层层泥土里，又存贮着多少先人的情感呢，恐惧、勇敢、喜悦、忧伤、豁达……如果说，历史记录的是人们认为的过去，那么，泥土里埋藏的才是真实的历史。探方和探沟深处，是一代代先人的创造，是人类立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这土地，有着怎样的宏大的包容啊！

我曾经在湖西村百米之遥的地方居住，来自山间的雨水从我的西窗下流过，流往永康江。我白天在窗下阅读、发呆，做白日梦，晚上枕着溪水入眠。

我在深秋里画画，画来画去画一个升起缕缕炊烟的村庄，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橙色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似是炊烟的召唤，也似炊烟散去之后的清冷、寂寥和苍凉。我只知道，那是我的执念，是我无法述说的藏于梦境深处的梦。